

〈特集: 東アジア現代文学と「周縁」の言語〉

作為“鄉”的台灣

李維英雄

(譯者 傅培剛)

最近在演講時，比起內容，我更常常思考應該用什麼語言來講話才好。(以下為中文)
今天你們大部分是研究日本文學的，也可以聽懂我的日語，我的中文是很奇怪很厲害的中文。我是到禮拜二在大陸的河南，河南省的平頂上，有一個地方是，真的是“中國”，大陸的邊陲的地方，大陸裡面，我就是去邊陲的地方，所以去到中國大陸回到日本 80 次，回到日本我寫日本文學，現在這是我的生活這是我的人生。但是我的中文是跟大陸農民說話的中文。不是跟知識份子說話的中文，我的中文沒有生活的口音，也沒有知識的詞彙，都沒有。「火車站在哪，汽車站在哪，你一個月收多少錢，我一個月收多少錢……」，大陸農民很喜歡的話。

換回日語。用日語來說話，我也不知道一開始要從哪裡講起才好，那就讓我從最近遇到的感動來說起吧！

三天前我在河南省一個名叫平頂山的地方，平頂山從國民黨時代開始就是有名的產煤炭村，那裡非常的窮困，就算是在河南內也是特別貧困的地方，我並非是要去看貧困，毋寧是因為貧困之處有著近代以前的某種特徵，所以我常在中國的這種鄉間遊走。因為發生了許多的事情，所以我四年沒有寫作小說，而在去年出版了一本 non-fiction 作品。那是名為〈朝向大陸(大陸へ)〉，用日語來書寫美國與中國的，一本實驗性質的作品。而其中最後的四章似乎寫得特別的好，雖然受到了各種批評但也得到許多讚美，於是，大陸，在經濟發展驚人的大陸，我開始進出那個彷彿是被世人遺棄、與煤炭緊緊連在一起的黑色村落。我在那裡與一個農民成為了朋友。我用日語描繪了那人，那人的家族，而在四天前我遇到那人時，我做出了一個小小的告白。

那是什麼告白呢？其實是我跟那人說了「我後天去到台灣」。我用河南方言說，其實我開始進出你的村子最初的契機大概是因為，我孩童時代所待的台灣——雖然已經是 50

作為“鄉”的台灣

年前了——跟你們現在的村子好像有點相像。因為是一介農民，當然沒有什麼文學性，他想的總是每天每月要怎麼填飽肚子，要怎麼支付孩子的學費等等這些事，但他還是說了「現在我們的村子與半個世紀前的台灣很像啊」如此好像領會了什麼似的話來。雖然只是這樣的對話，但這大概是我這麼多次前往中國，才首次用了如此更純粹的眼光——雖然說到台灣，就像大家所知道的，有著更政治的問題——作為台灣出生台灣書寫日本文學的美國人，來進出大陸的你的村子。他接受了，他雖然不是很懂，但還是接納了我。我自己因為遇到了這個小事件，所以才會想要從那裡開始我的談話。

接著請容我從一個無名農民的故事，突然轉移到一位被認為是戰後日本文學上最偉大的小說家的一人身上，那就是安部公房。大概是在第三次我從日本渡海到中國去，就是因為安部公房去世，NHK 紀錄片的一個「尋找安部公房的滿州」的企劃之故。我與攝影師，製作人一行人，好不容易入境了中國，租了車，去了一個離瀋陽大概兩三個小時車程的地方，為了要尋找一棟黏土造的房子、一面黏土的牆壁。回來時，與趕到的安部的弟弟和女兒——這些已經變成了遺族的家人們——會合，拿著 60 年前還是奉天的瀋陽地圖，想要找到安部公房實際住過的房子。沒有大陸植物的荒涼風景，在當時的地圖上，寫滿著千代田小學校、富士町、葵町等的島國平安朝地名。我們讓警察看了這日語的地圖，警察雖然完全看不懂地圖，但我們最後還是找到了。當我們找到時，與長相與安部極為相似的弟弟說到「就是這棟房子」，咚咚的敲了下門，進到了房內之後，才發現原來這是日本時代結束，在新中國開始時，共產黨給人民解放軍的老將軍的屋子。日本人種的花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全是菜田，而在詳細詢問之下，知道了瀋陽這個城市，當時應該是 95 年左右，到處都建起了高樓大廈。這裡建起了大廈，那裡又在拆房子，那裡又變成了工地，在這之間，大概有 20 間宛如是東京世田谷區一般的房子奇蹟似地殘留了下來。聽說，大概再一年，這些剩下的房子也會因為開發而全部消失。我在當時，漫步在日本人曾經居住過的，就好像是東京的高級社區會有的屋子——其中也有已經被破壞的房子——之間。在那情況下，我回憶起了某些東西，當時雖然十分模糊，也沒能對任何人說過，那就是我想起了我在小時候實際上曾經待過台灣的台中。那是我曾經待過的城鎮，接下來我想要講一些關於它的往事。

我很少講這些往事，今日難得就讓我來講講吧！但也有可能會有講錯的地方，記憶這東西，並不一定是正確的，在寫作時常會創造出另一個世界來。因此當居住在台中當地的各位聽到我的談話，可能會覺得李維搞錯了！這條路不在那裡，根本沒有那樣的東西。我

是抱持著這樣戒慎恐懼的心情來講這段往事的。我 5 歲到 6 歲的這一年是在台北渡過。但實際上在那之前，因為父親是中國研究者，曾經在東海大學住過幾個月，所以之後又搬到了台中。雖然是台中，但卻不是中國人、台灣人、外省人、本省人甚至是原住民所居住的台中，模範鄉這個地名從我 10 歲開始到現在經過了將近半世紀，都還留在我的腦海裡，我就是住在一個叫做模範鄉的地方，用英文來說的話就是 Model Village。在那瞬間，我自覺到了在孩童時代我也奇蹟似地與安部公房同樣地在日本與亞洲的關係性中，得到了上天賜予的一個禮物。

我今天之所以會在這裡，起因是笹沼老師寫了一本名為《李維英雄》的書。在書中，實際住在台中的笹沼老師對台中做了各種的調查，在那之後我們也曾經談過，也就是那模範鄉，有人說是模範村，最近也開始聽到模範街的說法。是不是我所說的模範鄉其實是記錯了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錯了，但是在將近 50 年之後，我以鄉這個字，故鄉的鄉，furusato 的 sato，以安部公房去了滿州，失去故鄉這件事為主題，又創造出了一個現代文學。因為模範鄉（mohankyou），模範鄉（mó fàn xi ā ng）跟桃源鄉很像，那不只是個村子，也就是說，不只是農民所居住的農村，其中也有著烏托邦式的要素在其中。另一點是因為，模範鄉雖然位在台灣，但卻是戰前日本人所建的村子。大日本帝國結束後，日本人在台中建造，日本人曾經居住過的村子，在 49 年以後，迎接了美國人的到來，變成了美國人曾經居住過的地方，這真的是顯示出了 20 世紀的歷史流變，所以我在這個意義下，就算英文都是 Village，我還是堅持使用鄉而不是村。而這個模範鄉，Model Village 之後就一直存在於我的記憶中；然而當我以日本文學的作家這個身份來出道時，這也僅僅是一個背景而已。

於是，我想大概是在 93 年吧？一開始是講談社現在已經消失的《月刊現代》的 non-fiction 雜誌問到：「李維先生您要不要去哪裡旅行呢？」。之後就決定了要去德國與我最喜歡的現代作家多和田葉子對談，然後寫寫關於歐洲的事。但因為多和田小姐 8 月並不在德國，所以對方就問我，改去其他地方，中國怎麼樣呢？雖然去了中國也不能自由地跟人們說話，而且也沒有特別想看萬里長城，但我還是抱持著反正去也沒關係吧這樣非常輕率的心情，第一次從東京搭飛機降落在北京。

而我在那裡遇到了什麼事呢？我聽到了話語。那個話語是北京人的，北京人的北京話鑽到了我的耳裡。我聽到了「在門兒外兒有小孩兒（笑）」如此充滿明顯捲舌音的北京話。其實那個北京話跟我小時候在台中，父親跟國民黨的老將軍們談話時所說的中文是一樣

作為“鄉”的台灣

的。如此一來，誇張點來講的話，就與普魯斯特在吃了瑪德蓮蛋糕之後，時間的間隔消失一樣，我透過了中國的發音，體驗到了從孩童時期之後那段間隔時間的消失。我回到日本後，就一直覺得一定要把這段經驗寫成文字。其中一次，我寫了一篇名為〈在天安門〉的 non-fiction 長文。在寫過 non-fiction 之後，我又寫了一次小說，而那就是名為〈天安門〉的小說，而在這裡我想要對自己的文字做點評論。我在〈天安門〉裡想要寫的是美國家族的崩壞——我的雙親離婚了。而離婚的原因雖然是個有點複雜的故事，但我想台灣的讀者們肯定馬上就可以理解。

一個上海出身的中國人女性，她的家族在上海開了間國民黨的學校，她媽媽好像就是校長。也就是說，她是 49 年在危機之際，被迫來到台灣的外省人。典型的外省人，而這個女人跟我的父親談起了戀愛，因為這件事，我的烏托邦，我的家庭也就崩壞殆盡了。說到家庭的崩壞，這是美國文學的一大主題呢！最近的日本文學裡也常有這樣的主題，而當我打算用日語來寫這個主題時，我就想到了要在大概從百年前就有的日本私小說的傳統中，給一個不是日本人的人當主角。一言以蔽之，我使用了在日本人特有的形式中，硬是讓外國人登場的手法。

因此，美國人的家族崩壞與日本文學的私小說的結合，在高潮的橋段，有著如此複雜背景的主角在天安門廣場走著，他朝向毛主席紀念館，慢慢地在盛夏的天安門廣場上走著。在這裡，我打算將十三億人民的歷史，這個極為抽象的歷史與一個人——且是非華人、外國人的個人的故事的兩者給連結在一起來寫這部小說。這是一部實驗作品。在我寫作這部作品時，存在於戰後日本文學，且也構成了我的認識中心的世界，是日本與西洋，或者說戰後的日本與美國就是日本文學的世界。這樣的構圖從江藤淳到村上春樹等人，是戰後的代表性作家、文學家都共通的。當我到了大陸時，忽然想到是否可能還有另外一個支柱存在呢？世界並非只是日本跟西洋。然而，舉例來說，我到底想要說些什麼，就是我並不是想要寫出一個 non-fiction，並不是單純的報導文學，並不是單純的世界史，我想要寫成文學的，是我到了大陸並想起了台灣。也就是透過對台灣的原體驗，來觀看大陸的故事。那個台灣理所當然地在這五十年間發生了很多事，已經完全成了不同的領域，我希望可以盡可能地自覺到此地的認同已經變得極為複雜，同時繼續來說出這個故事，而透過書寫〈天安門〉這部小說，我自己的文學世界也變得更加寬廣了。在某個意義下，在台灣台中的記憶就像是個引爆器，而作為文學家的我則感受到了大爆炸的發生。雖然有點令人難為情，

但請讓我念一段天安門中的日語文章。不過我有時候在念自己寫的日文，也會把漢字搞錯，也會發生言文不一致的情況（笑）。而這是一段什麼的描寫呢？這是在孩童時，曾經去過的，在東海大學旁的高速公路的描寫。我先來念一下：

筆直的、發光的公路呈直線往地平線延伸。地平線旁邊有空軍基地，從那裡搭吉普車行駛三十分，可以看到在緩丘上一個個由「日本人」軍人打造的碉堡和地下壕溝，那緩和的坡道突然變成陡坡直指海洋。

據說那海的對面，有「大陸」¹。

我作為作家，書寫這樣的日語，希望可以再開啟另一個世界。事實上，我最想要表達的就是這點呢。在那之後我還寫了幾部關於中國的作品，但當使用日語時卻很少有機會可以談這些事，而大陸也因為有大陸自己的問題，使我很難談論這些問題。讓我們再回到天安門廣場上。當主角走在天安門廣場上時，八月的陽炎²使得空曠的石板廣場就像是在晃動似的，就連人民英雄紀念碑看起來也像是在搖晃。看到這個搖晃，這個陽炎，在主角的腦袋中突然浮現出了日本古代文學《萬葉集》的短歌，那是「炎(かぎろひ)の立つ見えて」（kagirohinotatsumiete）（朝霞乍現）」的句子。這裡的陽炎（kagirohi）被解釋為天皇的象徵，《萬葉集》中的短歌經由陽炎的意象來想像天皇，我卻寫出了在面對向毛澤東時，想起了《萬葉集》中的天皇印象的非常天外飛來一筆的文章。我對編輯說到，這裡似乎有點怪，還是不要這樣寫吧？但他卻說到這樣很好，江藤淳也注意到這點，且也認可了我將中國現實與日本語言——而且還是1100年、1200年以前日本語言——結合在一起寫出一部作品的作法。最後，主角進到了毛澤東紀念堂內，在最高潮的場面，他面對了在台灣的家鄉聽過的「Mao」，也就是在海的這一側存在的「Mao」。Mao不僅是很大的存在，也是非常恐怖的存在。最後與真正「Mao」的遺體面對面，突然大喊出「Mao」的主角，馬上被警察給趕出了紀念堂，但在文章中喊叫出「Mao」的主角的聲音，卻既非斥責亦非乞求。真

¹ 李維英雄著，張明敏譯，《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台北：聯合文學，2011，53頁。

² 譯註：陽炎指的是夏日因熱氣流使得物體看似在晃動的現象。

要說應該是朝向歷史的喊叫。而我就像是面對著歷史這樣的東西而喊叫的主角般，完成了這樣一部小說。

在那之後，我持續了幾次大陸之旅，且還有一部作品是我想要稍微談到的，那是名為〈亨利武史李維斯基的夏紀行〉（ヘンリーたけしレウィツキーの夏の紀行）的一部書名很長的作品，而內容是住在日本的外國人前往河南開封的故事。其實在一千年前有一個猶太人從歐洲來到了開封並住了下來。宋朝的皇帝給了他“趙”這個姓氏，也就是皇帝自己的姓氏，除了趙之外，還有很多中國的姓、名字在中文中存活了九百年以上。而這就是要尋找這些地方的故事。而在故事的高潮，主角來到了開封的第四人民醫院——一個就算生病了也讓人不太想踏入的古老醫院——進到了一個毫無標示的房間，這其實是間鍋爐室，主角發現了一個被煤炭給弄髒的水井。那是信奉猶太教的猶太裔中國人，換句話說，就是非東亞人生活過的證據，主角就站在這樣的證據面前。對自己來說有趣的是，到那為止明明都是講普通話，也就是一直用中國的方言跟司機談話，但在看到了那水井蓋子的瞬間，中文突然從腦海中消失，而回到了日語。在他腦海裡浮現的日語有兩個，一個是“いた”（ita，曾經存在），另一個則是“なった”（natta，成為了）。如果是英文的話大概是“was became”或是“were became”，英文裡主詞是必要的。“Who was here”，“誰在這裡”，who was，who became.....如果寫成日語“who”就不需要了，就算不寫上表示身分的字眼也沒關係。也因此，只有在他的意識中“いた”，是有人存在過，“なった”是有人成為過。總之主詞是必要的，而主詞到底是誰，浮現在他腦海裡的是二十世紀日語的一個關鍵字，外人（外國人）這個詞彙。外人在這裡變成了中國人。但那個時候中國人這樣的身份認同還不存在，因為這是 1000 年前的故事。所以是成為了宋人，成為了開封的市民。但這也仍然像是我們近代人的強迫觀念。但有一點可以說的就是，在這裡外人變得不再是外人了。這個外人跟老外（lǎo wài）有點不同，跟 Foreigner、Ausländer、étranger 等詞彙也不一樣，是純真的外部者。這真的非常有趣，而且同樣“外人”這兩個字，好比說在中國也有這個詞彙。我看到外人這個詞，也是在河南的同一個農村，在 SARS 的時候，為了要預防 SARS，寫著禁止外人出入。這個“外人”當然是中國人用來指中國人，是在說“外人（wài rén）”。純粹的外人，於是著有日語的身份認同的西洋人的主角最後使用了這樣的語言。離開了猶太教會的遺跡，主角走向了開封的公車轉運站，而有去過大陸的人們應該都知道，近年來城市的各個地方都變成了工地。百年前就有的房子，就像是我記憶中五十年前台中的房子，

在一兩年內消失了，從地上消失了，而主角也就是在這樣的風景中走著，而勞工階級的孩子們全從那些殘留下的貧民人家中跑出來——在中國的學校，大家都穿戴著跟蘇聯學來的紅色頭巾——追著主角問道“*What's your name?*”。問著從中國的電視上最先學到的英文會話“*What's your name?*”“*What's your name?*”，主角卻沒辦法回答。他不知道要回答什麼才好，孩子們顯得有些惱羞成怒，我明明努力地用英文對話了，你卻不回答我？甚至對他丟了石頭。為什麼不說出名字呢？他沒有辦法說出名字，因為他無法說出名字，就跑走了，小說最後就結束在這沒有主詞的文字中。

以上的兩個作品，是我作為美國人努力用日語來將我對台灣的回憶以及中國寫成日本文學的例子。因為是基調演講，我在想以一個作家的如此私人的故事來完結是否不太好？可能需要些某種像是結論般的東西，總之不管是在評論的世界中，或是學問的世界中，我認為台灣這個場所都不僅僅是存活在台灣獨自的社會文化歷史中，而是在東亞的歷史中，且特別是在表現的歷史而非政治經濟的歷史中，更廣泛地來說，台灣這個場所是存活在包含西洋在內的世界文學之中的。而這不一定要透過台灣的人民來書寫，而或許反倒是要由體驗過台灣的外部者來書寫才有可能。若用更難的詞彙，在中央、中心、邊陲的概念中，我認為或許能夠將被當作是邊陲的台灣這個領域，作為是一個中心來看待。而另一個結論則是，我在最後浮現出的一個感動——雖然這在現在台灣的政治上可能不受歡迎——這也曾經寫在小說裡，在 50 年代的台中，當我還住在模範鄉的時候，有一天，可以說出幾乎如同母語般流利中文的父親帶我去了台中的電影院。是哪裡的電影院我現在已經不記得了，但在電影放映前，大家起立站好，印象中蔣介石的臉確實有出現，以軍服的裝扮，同時放出國歌。而在最後的影像中——那是一輩子都不會忘的——中國大陸變得晦暗，而在一旁的小島台灣則成為了太陽光輝四射，光線甚至照亮了中國的最深處。這真是令人害臊的故事呢！十分抱歉。但我大概就是如此地來想像台灣的吧！也就是，並不是「光復大陸」這樣的意思，並不是與大陸政治上的關係，而毋寧是使表現可能的，雖小但有著非同凡響的熱力，如同小太陽般的存在，而最後我要用問句，也就是他的光線今後到底又可以深入到何處？這樣的問題來結束我的談話。大家願意聽我一介作家的談話，真的是讓我感到萬分感謝。

（リービ英雄 作家）（譯者：FU PEI KANG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作為“鄉”的台灣